

目 录

卢金灿同志传略.....	陈育尧(1)
怀念韦必克同志.....	徐俊德(4)
怀念韦必克同志(题字)	门镇中(12)
三过家门而不入.....	吴 西(13)
我坎坷的一生.....	张 报(17)
扶绥赞.....	韦式诚(22)
战工团在同正县的活动.....	方振华(23)
忆广西学生军在那隆村举办的青年 学习班	李权精(28)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延陵国 ——新宁州吴凌云领导的农民起义	方悦高(30)
扶绥县戏曲史概述.....	左年秋等(62)
扶绥中学史略.....	莫以屏等(73)

扶绥县民国时期大事记 政协办公室 (87)

在夹缝中挣扎的海外“孤儿” 陈中西 (114)

日寇在绥淦县的暴行和军民的抗日斗争

..... 甘超礼整理 (123)

解放初期新隆土匪暴乱情况

..... 杨锡增整理 (134)

同正县解放前的田赋征收机构和情况

..... 陆润之 (144)

绥淦县“国大”代表选举见闻 甘超礼等 (147)

魏迅鹏担任同正县长始末记 黄锡骥 (152)

书名题字:

吴 西

封面设计:

游国权



卢金灿同志 传 略

(1922年——1950年)

陈育芜整理

卢金灿同志遗象

卢金灿同志1922年11月25日生于扶绥县扶南乡坛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念书，从初小、高小到本县国民中学毕业。194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广西省立南武范师学校，1947年7月毕业后，他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抗日战争后期，卢金灿在扶南县国民中学念书期间，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他阅读了进步教师介绍的进步刊物《解放区见闻录》，初步认识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民主进步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憧憬着解放区的斗争生活。他到南宁南武师范念书后，结识了上思县的一个进步同学林现忠。在林现忠的帮助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华日报》、《群众》、《正报》、《民主周刊》等进步刊物，进一步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派腐朽本质的认识，极端仇恨国民党施行的白色恐怖统治。明确地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才

有光明的前途。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愿望，就象烈火似的在他胸中燃烧。他积极地支持学校里进步师生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在林现忠同学的启发引导下，卢金灿同志1947年7月在南武师范毕业后，借口身体有病，拒不出任扶南县复良乡（今扶南乡）中心小学校长，同时挣脱家庭的羁绊，不畏艰险，毅然只身到上思去寻找革命队伍。

卢金灿同志按照林现忠的秘密指示，在上思县叫丁圩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林克同志，表示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志向。林克同志当即介绍他到东安去找地下党另一个负责人黄高煌同志，说明哪里已经组建了武装队伍。卢金灿同志经过跋山涉水，赶到东安乡枯楼村，终于找到了黄高煌同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二十一团，十月间，在那齐参加了上思武装起义。

黄高煌同志了解卢金灿同志既会写文章、编山歌，又写得一手好字，就先让他在团部做文书油印工作，编写刻印宣传材料；为了在实际斗争中得到锻炼，又派他到连队中去做文化教员，派他到十几个村屯去宣传发动群众交枪交粮、组织民兵武装、动员青年参加主力部队；再派他到武工队去当指导员，随团开赴十万山南、防城地区开展游击武装斗争。他坚决服从领导分配，严格要求自己，很好的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做出了成绩。经过一年多严峻、艰苦的锻炼和考验，卢金灿同志终于在1948年11月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十万山区地委为了开辟新区，扩大游击武装斗争范围，实现“孤立南宁、包围南宁、最后解放南宁”的战略目标，决定派卢金灿回到扶南地区工作。他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的

任务，于1949年初离开了十万山区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的主力部队，只身回到扶南。在中共平原地区工委的领导下，他通过同学、亲友等社会关系，首先积极而秘密地在县城附近的村屯开展革命工作。他在本民村组织了“读书会”，把在乡的十多个知识青年组织起来，开展“反三征”（反对征兵、征粮、征税）斗争，逐步发展民兵武装；同时，与扶南县初级中学教师郭家驹同志联系，指导他在师生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物色和吸收进步师生参加革命队伍。卢金灿同志通过实际斗争去教育、培养、考察革命知识青年，发展其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九月间，十万山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扶南县工作委员会，任命卢金灿同志为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他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后，经常秘密深入驮丁、驮辽、东罗、渠吞、百域等游击活动点了解情况，和当地武工队负责同志研究部署工作，促使各项工作迅速展开。他还不畏艰险，只身到贞和乡（今龙头乡）的完安、王令、那古、那标、那烈和邕宁县苏圩的段伏村去开辟工作，为沟通扶南县到南宁的通道做准备。他在林旺地区组织几个村屯的知识青年二十多人，成立“学术研究会”，学习革命理论，唱革命歌曲，扩大革命影响，发展革命力量。

1949年12月9日，卢金灿同志率领独立大队解放扶南县城后，为了支援解放大军追歼溃逃的国民党败军，他领导全县干部迅速搞好粮草征集工作。中共南宁地委派南下干部充实扶南县的工作力量后，他仍任县委副书记，向南下干部介绍县的情况，并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发生土匪暴乱以后，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率领工作队配合剿匪部队，发动群众完成粮草征集工作和做好剿匪工作。他获悉曾任扶南县伪县长的玉奂山带领一股匪徒潜伏在县城南

面的三宝岭的情根后，连夜率领和指挥县大队、民兵连夜包围三宝岭，终于歼灭了这股匪徒，当场击毙了匪首玉兔山。

1959年5月5日，卢金灿同志到南宁地委开会，在南宁市亭子渡口过渡时，因汽车失事不幸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

卢金灿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怀念韦必克

同志

徐俊德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九日四时四十五分，韦必克同志与世长辞了！可是，他追求真理、坚贞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终生的形象，永远萦绕在我们的脑际，我们永远怀念他。

韦必克同志遗像

韦必克同志一九一五年七月九日出生在扶南县（今扶绥县）客兰村果乐屯的一个壮族家庭，原名韦作杰。他自幼聪明好学，口齿伶俐，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宁初级中学，在地下党的教育影响下，他带头参加学生运动，反动派要抓他，他在同学的掩护下逃离南宁。后来，学校开除了他，他化名韦

彬，以同等学历考入南宁的广西省立第一高级中学，曾获演讲比赛第一名，因为他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反动当局发现他就是上次要抓的韦作杰，又要抓他。他得到消息后，便化妆成女人连夜跑回客兰。为了追求真理，探索革命的道路，他在客兰担任了一年的小学教师，把薪水积聚下来，加上母亲给的几块大洋，筹措了旅费北上。一九三五年，他到了北平。为了勉励自己克服前进中的困难，表明自己对革命的坚强信念，他改名为必克，进入求实高级中学，继续自己未完的学业。

在北平，他看到不甘做日本奴隶的东北学生和同胞露宿街头、流离失所的惨象，听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四省后，又把魔爪伸到华北，想独占中国，而蒋介石反动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甚至勾结日本镇压抗日斗争，消灭共产党，他义愤填膺，更加坚定自己抗日救国的志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同学一起上街募捐，救助从东北流浪到关内的学生和难胞，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年冬天，国民党汉奸殷汝耕在日本的唆使下，在河北东部二十二个县成立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个消息传到北平，激起了爱国学生的义愤，在党的领导下，十二月九日，北平大、中学生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爱国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这次爱国学生示威中，韦必克同志负责交通联络工作，他机智英勇，骑着自行车，冲过反动军警的警戒，穿插在各路爱国学生队伍之中，撒传单，传递消息，沟通联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三六年，由于家庭接济时断时续，经济困难，他考入收费较低的北平民国大学实行工读。他一边读书，一边给

报刊写文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这年夏天，他参加了由党领导、由北平学联组织的夏令营，接受了一周的形势教育、哲学理论教育和游击战训练，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独立民主进步的新中国。他经受了党的考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指示，他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一九三七年一月到山西省太原军训团，接受艰苦的理论学习 and 军事训练。在训练中，他努力学习理论，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教育团结党外学员，批评不利于联合团结抗日的言行。他不怕艰难，刻苦学习军事技术。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训练，他接到党的通知，离开了太原，一九三七年三月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宣传科干事。在延安，他见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并聆听这些领导同志的亲切教导，更加积极学习和拼命工作。他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参加了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全面开展后，他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曾任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科长，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政治部特派记者，中共东北阜彰地委宣传部长。在八年抗战中，他和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经受了枪林弹雨的考验，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投降了，韦必克同志接受党的任务，任辽吉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到东北内蒙地区搞接收工作。在接收过程中，曾和国民党反动军队打了几仗，在一次战斗中，幸得蒙古族的警卫员小李的掩护才免遭于难。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解放战争，我军解放辽宁省四平市后，韦必克同志被派到四平市任市委副书记兼宣传

部长。当时，我在四平中学工作，韦必克同志曾到学校来给全体师生作了有关参加共青团的报告，深受欢迎。我就是在听了他的报告后第一批参加共青团的。从此，我们之间有了工作上的联系，并在工作中建立了革命的感情，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我们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结婚。结婚的那天，恰巧市职工学校有要事需他去处理，他走了，走前留下一张字条给我，嘱咐我在家好好接待客人。组织上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没有新郎参加的婚礼茶话会，必克同志回来时已经夜深人静了。

我们结婚不久，即奉调随军南下到新区工作。必克同志先在江西担任省团工委常委兼学生部长，后调回广西任省农民协会主席、省土改委员会秘书长，龙州地委副书记，在土改中，必克同志和贫雇农“三同”，和土改队员打成一片，他那吃苦耐劳、积极负责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至今在老土改队员中仍然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九五二年九月，省委调他到广西医学院任院长，当时学院设在桂林市叠彩山下，校舍简陋，设备陈旧，学生不足两百人，只有一个共产党员。我们到学院后，建立了党支部，在积极分子中培养和 发展 党员，壮大了党的组织。一九五四年，经批准成立了中共广西医学院委员会，必克同志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一九五四年，广西医学院从桂林搬迁到南宁。由于有两年多的工作基础，搬迁工作顺利地进行，到达新址不久，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和医疗（附属医院）工作秩序。必克同志在广西医学院工作期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教育团结新老知识分子。他经常深入到教师、学生中去，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听取他们对办学和医院工作的意见。对要求进步、要求参加党组织的新老知识分子，他不唯成

份论，重在个人表现，只要历史清楚，符合入党条件的，他都予以发展。全国著名的肿瘤专家叶馥荪教授，就是五十年代后期发展的党员。由于经常生活在师生中间，对医学院（包括附属医院）的教职员和学生，必克同志都能记住每个人的姓名和基本情况，特别是学生，某某人是那一年那个系毕业的，他记得都比较清楚。必克同志认为：不懂教育，是不能领导好教育的，他除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外，还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他经常听课，挤时间自学高等学校医科教材。他曾经有过这个抱负：要亲自上讲台讲授公共基础课，后来，由于“四清”和十年动乱，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必克同志在广西医学院工作十五年，在党的领导和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把一所校舍简陋、设备陈旧、教学人员严重不足的医学院，建设成一所有相当规模、在全区享有盛名的高等医科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二千七百多名本科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是目前广西卫生、医疗单位和医科学校的骨干力量，为广西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冲击，备受折磨，降职分配到广西教育学院任图书馆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粉碎“四人帮”后，落实了政策，恢复了正厅级，安排为教育学院顾问，一九八二年批准他离职休养。他回到广西后，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曾先后当选为中共广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区党委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政治协商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常务委员，广西区第二、三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韦必克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五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坚定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全心全意为党、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他学习认

真，经常学习到深夜，而且笔不离手，在马列、毛主席著作上划上蓝杠杠、红杠杠，联系实际和个人体会在书眉上写上密密麻麻的小字。他坚持早晚收听新闻广播，了解当前国内外大事。由于学习注意联系实际，大脑经常思考问题，所以他在大会讲话，作报告，不需要秘书代劳，都是自己亲笔写提纲，而且很少说废话。他的讲话和报告，很受师生的欢迎。

韦必克同志克己奉公，大公无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亲属，不徇私情，坚持党的原则、纪律，不居功，不向组织伸手要名要利。他回到广西工作后，家乡的侄儿、亲友找他，要求安排工作，他讲明党的政策，晓以大义，婉言谢绝了；大儿子中学毕业，十六岁就响应党的号召下乡插队，他叮嘱儿子好好锻炼。别人的孩子回城工作了，他没有向组织提出给予照顾安排自己的儿子；有一次，公家派小车送他去参加晚会，我是骑自行车去的，他从不让我们用公家的小车去办私事；家里的自行车破旧不堪了，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去开会，遇见自治区商业局的领导，那位领导说他坐这辆车太破了，要给他一张大包链凤凰牌单车票，另买一辆新的，他也婉言谢绝了。孩子埋怨他，他说，我们的车还能骑嘛。

他从不同亲属谈个人的事情，也不同别的同志谈个人的委屈。他在“四清”、“文化大革命”中备受委屈，但是，他从不发半句怨言。老首长、老战友来信问他情况，他复信说很好，不提自己受委屈的事。

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同家属谈论党的机密。一九五八年，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公园会见广西各族人民，我得到通知去参加，但不知是什么事。我问他，他明知而不说。

1972年，组织上安排他到广西教育学院图书馆做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他不计较。那时，教育学院图书馆因一九六八年洪水上涨，图书馆内第一层藏书受水泡，一直无人清理，不能开馆。他到图书馆后，带病领导全馆工作人员，把二十多万册零乱的图书分类整理，搞得井井有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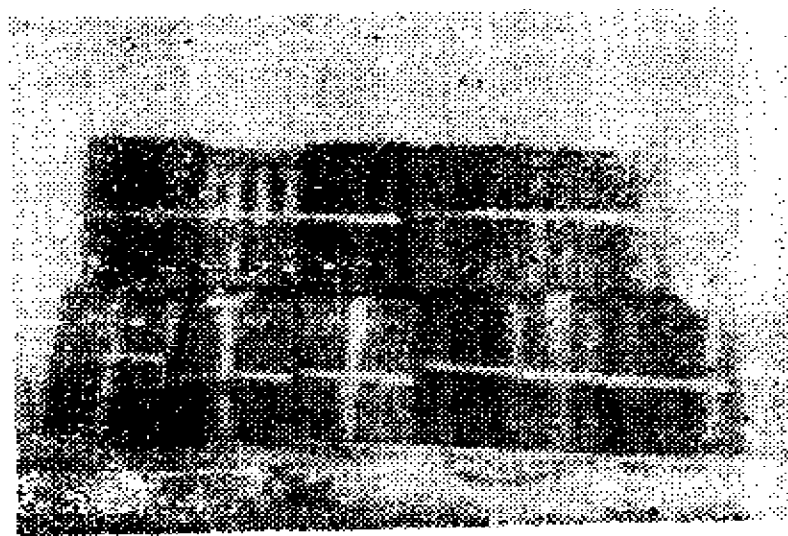
韦必克同志不论在那里工作，都保持着党的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的优良传统。他经常说，革命的胜利，就是靠艰苦奋斗，就是依靠群众！休息时间、假日，就是联系群众的好机会。他经常穿着那件褪色的灯心绒上衣，就是病重留医时仍然这样。他很少和家属在一起散步、看电影，周末、假日，他都用在和师生员工的谈心上。三年困难时期，医学院在科研上用狗做实验。有一次，工人送狗肉来家，我煮给他吃，他问明狗肉来历后说，以后院里实验用的狗杀了，把肉送给处以上的干部，我们不能要。一次，他接到蒙古族警卫员小李爱人的来信，说小李因病过世了，他立即叫我把家里仅有的四百元全部寄去给小李爱人和小孩。1962年，医学院儿科教授、副院长刘冬盛同志得了重病，病危时，韦必克同志去探望他，他紧紧地握住必克同志的手说：“老院长，我不行了，请你照顾好我念初中的儿子晓冬，拜托你了！”不久，他去世了。韦必克同志就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刘晓冬，用自己的收入供给他生活费和教育费，从初中一年级一直到大学毕业。

一九八六年初，韦必克同志的老病加重，组织上送他到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留医。曾经受过他教育的师生都来探望老院长，有的还穿上白大褂为他做特别护理。他早两年就嘱咐我们，他死后一不开追悼会，二不通知亲友，三是把他的骨灰撒在邕江上。可是，教育学院和医学院的领导、师生和

扶绥县的领导知道了，都挥泪向他的遗体告别，悼念他的崇高品格。我和孩子们十分感谢党和同志们的深情厚谊。

我们遵照韦必克同志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到了邕江上。

韦必克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和孩子永远怀念他忠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精神！我们将继承他的遗志，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



徐俊德同志根据韦必克同志生前遗愿，把马列著作送给扶绥县政协，图为所赠马列著作。（陈育芜摄影）

怀念韦必克同志

八千里路应邀访问扶绥

怀念战友故乡情

五十余载驰骋祖国南北

碧血丹青洒邕江

老战友门镇中

一九八七年
元月廿四日

按：门镇中同志是冶金工业部鞍山钢铁公司秘书长，现已离休。



三过家门而不入

吴西

作者近照

我在南宁广西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在党的宣传教育下，积极参加了反对反动当局的学生运动和革命运动，因而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到非人的待遇和折磨，另方面直接得到狱中的共产党员的培育，使我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原来反动当局要“洗监”（即把所有被捕坐牢的革命同志统统枪毙），因反动当局内部发生争端，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所以，后来反动当局只把共产党的负责同志分批处决，其余分别判刑。我于1928年出狱。1929年夏，当我知道俞作柏、李明瑞回桂执政以后，我想，俞作柏在南宁当黄埔军校校长时，曾经支持学生的革命活动。为了寻找革命出路，我即离家到了南宁，先住进旅馆，几天后找到了莫文骅、苏松甲等同志，他们就把我介绍到军部招待所住下，等待分配工作。

当时，俞作柏、李明瑞正在加紧扩大部队和加紧训练工作，准备反对蒋介石。俞作柏的胞弟俞作豫受党的派遣，通过表兄李明瑞的关系，就任广西警备五大队大队长。我在招待所住了不久，被分配到独立营工作。

为了扩充兵力，黄德普奉命去龙州，一方面筹建根据地，另方面扩充独立营的兵力。他带我去协助开展工作。八

月间，我们乘船逆左江而上，船到扶南县啼窑圩码头时停泊小修。到了家门了，啼窑圩离我家三哈村不过十多里路，不消个把钟头就可以走到家。可是革命工作需要，我不能回去。我只好利用短暂的瞬间，上岸在啼窑圩看一看市场的买卖，不多时，船修好了，我便上了船，继续向龙州进发。

第二天抵达龙州后，黄德普到宁明招兵去了，安排我在机关工作。在此期间，我参加编辑出版《群众报》，报纸是四开石印，三天一期，内容是揭露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罪行，宣传革命主张。报纸出版后很受欢迎，贴报处挤满了看报的人群；售报处，居民和学生争相抢买来看。

上月间，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俞作豫在党中央代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率领主力部队到龙州。十一月间，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反水，占领龙州，黄德普和我们率领部队退出龙州，到下冻一带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和武装群众，加紧训练部队，准备反攻龙州。这时，俞作豫和李明瑞在龙州近郊的水陇村会合，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商定攻打龙州的部署。不久，我们又夺回了龙州。我们把石印的《群众报》改为铅印的《工农日报》，增办了《左江红旗》刊物，宣传革命理论。在这期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下，部队进行了整编，并做好了起义部署和准备工作。

1930年2月1日，部队高举红旗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正式宣告成立。红八军编成两个纵队共约三千多人，一个教导队一百多名学员。我分配到第二纵队第一营搞政治工作。

龙州起义后，为了发展扩大根据地，第一纵队开发到靖西

发动群众和进剿反动军队；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二纵队留守龙州。由于思想麻痹，对复杂严重的敌情认识不足，革命队伍内部成分复杂，迷恋城市生活，没有坚决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先后发生了黄飞虎、冯飞龙反水，并配合桂系军阀梁朝玘的一个师兵力奔袭龙州。在此危急的情况下，3月18日，军长下令撤出龙州。我们第二纵队一营掩护军部，当日深夜退到了凭祥。次日晨，军长召开干部会议，决定转移到粤桂边的十万山区去建立根据地。会议刚结束，敌人追来了，我们且战且退，沿着宁明、崇善、绥渌一线撤退。3月24日，我们经过了绥渌县的南庆、柳桥、东楞，绕到扶南县的那辣、那练、东罗、弄刀、楞丰、雷陇、渠笃、渠新、渠黎。在渠黎圩的榕树下休息，我再次回到了家门口。

我是当地人，忙着向渠黎区公所和群众筹措部队两顿饭所需的柴米油盐菜，还要组织人手写标语，演戏。当时，我的父亲、母亲和大姑母正巧来渠黎圩赶集，看到了我，哭着叫我回家。我婉言安慰了他（她）们，并表示说：“革命成功后再见”。大约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群众来报告，说是上思民团追来，我们部队匆匆吃过晚饭，就离开了渠黎。

我在渠黎圩上找到了我的叔父吴昭光，便叫他带路。天将黑时，我们部队经过必计、三哈，我吩咐叔父回村找三个熟人带路。结果，他只找到吴建才、陆秀华跟来。于是，我安排他们一个在部队前面，一个在我身边，一个在部队后面。部队继续摸黑前进，在邕堪过河到姑辽、康仲、那坡、那标村边，距离一里左右，部队没有进村，只在路边土坡上休息了一些时间，又向邕宁县苏圩进发。第二天上午九时到达苏圩，我们在苏圩吃过中午饭，即向钦州方向前进。由于沿途受到反动民团的袭击，队伍减员很多，到钦州小董时，只剩下五六百